忠穆集 一

蹟具宋史本傳頤浩集凡十五卷見於陳振孫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者並同舊本久佚惟今永樂大典頗散見其遺篇裒而輯之尚得文一百三十七首詩詞五十八首今重為排輯勒成八卷頤浩在相位時顓肆自用力排李綱李光諸人創立月椿錢貽東南患深為公論所不與然宣和伐燕之役頤浩隨轉輸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請議長久之策一

時稱其切直至建炎中苗傅劉正彦為逆顧
浩與張浚倡議勤王卒平内難又少長西北
兩邊於軍旅頗為嫻習其應詔上戰守諸策
載於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者大約皆謂和
議之必不可成而勸高宗為乘機進取之計
凡分兵策應機宜籌畫頗備雖都督江淮迄
未建恢復之績不能盡酬其所言然較張浚
之迂誕寡謀娼嫉悮國富平諸役流毒蒼生

者則固有間矣集中上時政一書乃作於靖康初年能預決金兵之必來諄諄以遷避為說亦復具有先見而本傳獨未及此事是亦足以補史闕也書録解題又稱集後三卷皆燕魏襍記蓋顒浩在河北時所作今祇存二十九條於古蹟頗有典據又其集在孝宗時嘗付兩浙漕司鏤板詳見其子揩所作謝表中今與顒浩配饗省劄一通並付於末以備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忠穆集卷[illegible]　　　宋　呂頤浩　撰

奏議

上邊事備禦十策

[illegible]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illegible]庶奏[illegible]在[illegible]事目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illegible]日者大[illegible]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於[illegible]足宜邊境安寧萬邦蒙

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
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
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
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
遣敵人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
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
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算
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

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謹條具如後

收民心

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強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惻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

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封大名府濮州境内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敵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揺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税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户避兵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

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
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兵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
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外國不善攻城
惟金人剽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
大兵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户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産
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
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

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兵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定廟算

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

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己明斥堠以謹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蔚宗論光武之略以為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料彼己

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而

不知彼亦敗自金人入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
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
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
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鄜
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
趙魏絶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
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
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

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
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之不利
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步兵
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平原曠野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
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顧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
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謂知彼知已者此也

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彊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蔚宗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處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

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金人南來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二十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葢敵騎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

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黄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
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黄弩神臂弓射之敵騎少却我
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彦國時為第十五將可
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
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千人
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内彊弩並發人人
只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
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

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能射神臂弓者不過三四百人無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分器甲

臣嘗觀金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金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原注

謂如兩丁點一丁之類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操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點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或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

不適用良可哀也又北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原注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弁心則無披膊之類是也）非特此也金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原注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令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備水戰

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金人志在刼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敵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

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鬭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

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今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省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控浮橋

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鋭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敵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金人既

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壓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入邊以來我師遏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邊塵所向大將膽

兵平原曠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俟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説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

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
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
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趨淮甸
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
形勢者此也

使彊敵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
聖筭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芻蕘問以方略仰見
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羣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
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輙以所見
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
略具在十事內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
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
呈所冀螢爝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惶戰

國相尼瑪哈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固新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師者斡喇布扎木伊都洛索貝勒達賚三子四太子達賚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原注天會三年金人方盛大彼之勢可謂強矣然尼瑪哈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原注臣於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金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敵中時其眾每夜嗟嘆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

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王𤫊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原注外域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弇心副膊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覩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排垛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日皆不堪用祁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曽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金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金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其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

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論舉兵之時

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金人風俗每於遂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原注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去處具地虛涼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

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趍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舡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原注密州界鄉民不曾廢耕種米糧易得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原注臣嘗任蔡河撥發自承楚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下卸惟是自泗

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原注兼准備應副為聲援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擄奪財物刼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毁紹興二

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原注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于衆議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金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卻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

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原注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强弱較彼我非明於决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暫時移蹕權駐鎮江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論經理淮甸

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原注今治壽春縣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乃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

之久侮熳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豫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

四海之事力而户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原注臣是時仕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户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户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原注臣嘗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係五軍下費耗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吾豈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彊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昌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原注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齎一月糧食到京東界則所在皆有糧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背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

潘致堯高公繪自尼瑪哈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敵情反復近尤難測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己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

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黄

臣契勘自金人構難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
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説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
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
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璹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
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
良臣相繼入國竊料金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

大費哉今將兵閒坐糜費錢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

但少有飛輓之勞爾謹具奏知